

第十一回 因賽神計劫蘭閨秀

詩曰：

南方淫祀古風俗，楚媼解唱迎神曲。
鎗鎗銅鼓蘆葉深，寂寂瓊筵江水綠。
雨過風清洲渚閑，椒漿醉盡神欲還。
帝女凌空下湘岸，番君隔浦向堯山。
日隱回塘猶自舞，一門依倚神之祐。
韓康靈藥不復求，扁鵲醫方曾莫睹。
逐客臨江空自悲，月明流水天已時。
聽此迎神送神曲，攜觴欲吊屈原祠。

——右《夜聞賽神因題即事》 唐李嘉祐作。

卻說錢老夫人，自從生往白下，即備重禮，酬謝了崔、李、陸三子，又託崔子文置酒虎丘，以答報那勸公呈的合學朋友。既而崔、李俱到外郡游學，惟陸希雲不時到門訊候。老夫人膝下淒涼，少不得心中牽係，俱不必細說。

且談秋煙姐，既切離思，又因懷娠，所以精神倦憊，情緒全無。聞啼鳥以驚心，愁眉常鎖，睹花枝而增慨，涕淚時流。惟有繡琴，十分中意，往往微言帶謔，冷笑含譏。秋煙每不能時，亦以惡語相加，二人因而成隙。每一日早起，以人參湯進於夫人，夫人看見淚痕瑩頰，細為詰問，秋煙遂把他事抵飾。繡琴知之，乃譖於夫人道：「向見秋煙與某童戲於廂房，前曉又見秋煙潛入錢吉房中，逾時而出。」夫人聞而稍有疑意。又一日，秋煙要買繡線，尋見錢吉，持錢付與，因而閑話片晌。繡琴又以告夫人。夫人治家嚴肅，雖婢女，不容少有邪私，於是深信繡琴，而欲覓配以嫁秋煙。無何，乳腹漸高，夫人乃大怒，將呼杖而撻之。秋煙料難隱匿，以生所題羅帕詩奉進，夫人細玩，詩意清新，而筆跡可驗，即回嗔作喜道：「既有此事，汝何不早言，若幸舉一男，亦一喜快也。」於是恩寵日隆，女紅盡輟。繡琴愈嫉焉，乃與桂子密謀傾擠，乘間竊其汗巾一條，置於錢吉枕底。吉妻見之，疑與秋煙有私，與吉爭鬧，而以汗巾訴於夫人。及呼秋煙審訊，秋煙茫然無以自明。夫人大怒道：「汝與賤奴通奸，輒敢污蔑爾主。」遂以荊條撻之數十，即時法出錢吉，而買藥墮胎。服藥三劑，胎竟不下，於是褫去衣裙，每日蓬首跌足，供役廚房，兼又槌罍兼至。自此秋煙之苦，殆不可勝言矣。

至冬，將欲臨蓐，繡琴與夫人計議，俟其生下，即當淹溺。夫人又託梅三姐，尋配以出之。忽錢貞報進：「南京范夫人、小姐與小相公俱到。」夫人驚喜迎，范夫人肩輿陸續而至。相見畢，彼此各敘間闊之情，一一問安。次及范公，范夫人泫然泣下，便訴出奸人傾陷，被朝廷提問一事。小姐觸著愁腸，掩面而泣。老夫人亦不勝傷感，次後問：「生何在？」范夫人道：「賢郎在被難之前，已往山東省叔矣。」老夫人心下始安，治酒款待，雖殷殷勸慰，范夫人、小姐，終席不舉一觴，止啜薄糜而已。范斐既已安頓家小，即往京師探望，辭別而去。范夫人偶見秋煙腹中懷孕，而因悴可憐，心頗疑之，因以訊夫人，夫人道：「言亦可醜，彼與狡童私媾，今將臨月耳。」隨喚秋煙，又羞辱了一場。

且說夢珠小姐，自公被逮之後，時刻悲思，寢食俱廢，每夕焚香吁天，願得聖恩寬宥。范夫人雖十分憂鬱，惟恐苦傷小姐，時時安慰，其如玉慘花愁，終不能少解。嘗作《憶父》詩云。詩曰：

天恩何日釋南冠，歸雁雖多信尚寒。

讀罷《離騷》重拭目，白雲何處是長安。珠娘以夜長難寐，獨於燈下觀書，耳中忽聞嗚嗚咽咽，婉轉悲啼，聲甚淒楚。訊之，乃秋煙也。唱然道：「我有天大憂愁，只得含悲忍泣，爾乃自罹其苦，胡為徹夜號嘆乎？」秋煙推扉而進，淚流滿面，終泣而對道：「奴有一腔苦衷，無可告訴，今天幸軒車遠至，願得少披肝膈，不識小姐亦肯垂聽乎？」珠娘道：「我本愁人，今見爾貌楚言哀，使我殊為悲感，有何冤抑，不妨語我。」秋煙遂以錢生私昵之情，及臨別留詩。繡琴嫉譖之事，委曲敘畢，因泣道：「奴之一身不足惜，所恨謔言蔽明，心事莫白，以主人之胤，而為淫媾之私，倘蒙小姐肯賜片言，以白其誣，死而不惜。」珠娘聽知孕從生有，便懷愍愛之念。次日進見夫人，力為辯悉，夫人道：「小姐不可信那花言佞口，我思之審矣，彼必先與賤奴通奸有孕，惟恐事泄，乃私主以籍口，故詩雖真而情則謬也。」小姐又反復言之，夫人終不能信，但含笑而已。

既而繡琴又與桂子有隙，歷數其短，以告夫人。桂子聞而大怒，始以謀竊汗巾及偷出減妝內銀花數事，一一陳訴。夫人嚴為鞠究，桂子之過是虛，而繡琴之事卻實，深悔誤信其言，呼秋煙而撫慰之道：「我屈汝，我屈汝。」即以繡琴發在梅三姐家。適有維揚客人，願出三十金，買以為妾，梅三姐匿其半價，而以十五金，請命於夫人，夫人深恨之，不考其人之清濁，欣然依允。未幾，秋煙獲生一子，試其啼聲呱呱，卜為英物。老夫人大喜，以生諱蘭，而古有「何物老嫗，生此寧馨兒」之語，遂命名曰寧馨。少不得三朝彌月，自有親鄰饋賀，俱不及細敘。老夫人以小姐前為秋煙屢白其誣，至是繡琴事敗，深服其智識過人。又嘗於鏡奩內，得所作《憶父》一詩，詞意酸楚，感而墜泣，因嘆道：「嬉笑之怒，甚於裂背，長歌之悲，過於慟哭。此語信然。」遂有為生納聘之意，而難於啟齒，私訊紅葉，紅葉述范公臨行之語以對，夫人大喜，自後待小姐之意，愈為恩密焉。

光陰荏苒，不覺冬去春殘，倏爾又逢仲夏。范斐自塞上遣人回報，始知公已遣謫孤山。范夫人心中稍慰。惟珠娘既有思父之孝思，復以錢生杳無歸信，怨紅愁綠，綠眉時顰，待月迎風，愁城愈固，雖在喧嘩笑語之下，不無咨嗟嘆息之聲。是以刺繡心灰，絲桐譜冷，時時託諸吟詠，以自遣其愁況云。

《春日曉起紅葉促看海棠因書即事》詩曰：

香閨曉日上窗紗，懶向妝臺理鬢鴉。
侍女不知心上恨，幾回催看海棠花。

《暮春詠懷》：

冉冉朝煙溜碧蘿，啼鶯聲老奈愁何。

憑欄悵望家千里，照鏡慵梳髮一窩。

風拂簷鈴催夢去，蝶隨柳絮繞簾過。

可憐滿徑殘紅片，不及羅衫淚點多。

因秋煙之事，慮生在外，又以花柳牽情，嘗試一絕云。詩曰：

紫燕雖歸信物受，成陰綠樹亂煙飄。

只怕春心渾未定，更隨明月聽吹簫。

其詩連篇累帙，不能盡載，茲選誌一二，以見其愁怨恨聊之意焉。

且說老夫人以槐黃時近，科舉秀才，紛紛的俱向白門應戰，不知生進得場否，心下不勝憂慮。忽一夜，夢見中丞公笑容滿面，握手而言道：「吾兒鄉闈奏捷，當在丙子。那業師鄭文錦，原注定今科中式，只因文錦做了幾件虧心喪行之事，已把姓名褫革。吾兒在燕京旅邸，能拒絕蕙姑，不淫閨女，上帝以其操行清嚴，增壽一紀，又拔在今科連中，故特來與夫人報喜。」言未絕，但聞笙蕭細樂，一片喧沸，夫人因以問公，公道：「此正蕊珠放榜耳。」夫人道：「相公誤矣，今方七月，秀才尚未入場，怎去放榜？」公笑道：「夫人有所未知，人間揭曉，須俟八月下旬，至於天上，只在七月望後，便把應中俊英姓名，俱已填定矣。」夫人再欲訴敘衷懷，卻被樹枝一絆，忽然驚醒。夢中之言，一句不忘，只以錢生該在南場赴試。為何反在北京，猜疑不決。曉起，以告范夫人。范夫人道：「賢郎君挾藻摘葩，纔高八斗，今秋奏捷，不察可知，致使夫人得此奇夢，先為之兆耳。」

俄而三場考過，又早放榜之期，只見江上黃旗飛報崔李二生，俱獲捷了。同社中，惟陸希雲三報已捷。夫人望至月初，喟然嘆道：「我兒竟在孫山之外矣。」蓋生雖在北場中選，只因鳴皋為生納監，注了金陵祖籍，又把姓名改了魏芳，故報捷的只到東昌任上，兼往金陵舊宅。直到十月中，鳴皋方有書至，說生已在北闈中式，夫人大喜道：「曩夕之夢，信不謬矣。」范夫人、小姐，俱捧觴稱賀。秋煙聞了喜信，滿懷欣悅，不言可知。錢貞便欲豎立旗竿，夫人止住道：「偶爾僥幸，為什麼驚天動地？且待春闈及第，豎亦未遲。」又有幾個靠勢家人，概不收納。既而陸希雲公事北上，老夫人饋送驢儀，並修書寄生不提。

且說鄭心如自謗生之後，崔子文訴向同社，將欲群聲其罪。又被李若虛當面唾罵了幾番，心如恐失體面，只得走求朋友，向崔、李懇息，又請各家，肉袒致謝，其事方寢。只因此名一播，那姑蘇仕宦，悉知其奸險異常，再有誰人請荐？心如自覺無顏，避到臨安暫住。恰好遇著在城鄉宦，有胡御史者，延請西席。那御史是誰？即愍公子胡伯雅之父也，現任副都御史，告病在鄉，因愍公子目不辨丁，要請名師指教。鄭心如訪知這個機會，即央門客常不欺荐引，且許以厚謝，不欺便力荐心如，心如又謄出幾篇窗稿，具名拜謁。胡御史把文章細觀，擊節贊賞道：「清新藻麗，必中之纔也。」因此館事一言而妥。心如既進館中，探取愍公子之性，每日功課，並不講書做文，只談論些嫖經賭訣，以至閨閫鄙褻之事。及在胡御史面前，則又極口贊道：「令郎公子，虧其指授竅竅，近來文字，氣已食牛矣。」兼以脅肩諂笑，慣會趨迎，故不但愍公子日漸投機，而胡御史亦破格相款。自開絳帳，瞬息三載，其年暮春，胡御史起官北上，愍公子要到虎丘游玩，同了心如、不欺，隨即買舟至蘇，在虎丘寺內假一僧寮作寓。於時蘇人游虎丘者，往來紛錯如織，上自衣冠士女，下至鄙屋裙釵，莫不靚妝麗服，連臂而至。真是歌吹為風，粉汗為雨，羅紉之盛，多於江畔之柳，可謂艷冶極矣。所以愍公子縱日騁懷，十分得意。每日與心如、不欺觀看女客，看後則又數青論白，較其妍媸。至夜則飲酒啖肉，期於醉飽而已，究其胸中，不知山水為何物耳。

忽一日，有樓船艤岸，前艙靠窗，站著艷婢四五，或輕搖紈扇，或笑指岸花，紛紛的嬌聲婉語。心如挽了愍公子之手，趨前指看道：「此船必有麗人矣。」俄而群婢，先擁著兩位老者登岸，姿容俱極清雅。次有一個女子，年可二十，輕煙淡月，真所謂畫中人也。你道此船果是誰宦宅眷？原來即是錢老夫人。因范夫人、小姐思憶范公，故特置酒船中，與他解悶，那賣花婦梅三姐，亦與偕來。愍公子指手畫腳，正欲往來挨看，因是日游人太多，夫人、小姐隨即下船而去。愍公子立在水涯，凝眸遙睇，直待那畫船去久，方回寓中，大聲道：「我今日害了相思病也。」因閉目靜想了一會，不住點頭道：「我得之矣！我得之矣！」原來愍公子，人雖鄙陋，那眼睛卻有高低，乃向心如道：「適見樓船中那個女子，果是觀音出世，怎能設一計兒，向銷金帳裏，取其一樂。先生既是蘇人，必然知其姓氏。」心如道：「在城宦族頗多，何由認識。若要訪問，則亦易易耳。」愍公子又問所以訪識之由，心如道：「頃見賣花婦梅三姐，亦在船中，只須明日喚來一問，則此女之姓氏可知矣。」愍公子大喜。次日，尋一識熟梅三姐者，託彼相喚。有頃，梅三姐來，心如便問：「日昨那一位年少而美麗者，可是誰宦之女？」梅三姐道：「乃是金陵范夫人的小姐，向來僑居錢宅，年方十九，名喚夢珠。」心如道：「原來是范閣然的女兒。此位是杭州胡大爺；因見了范小姐的美貌，十分愛羨，故特請爾相商，不知爾能出一奇謀，使胡大爺得近嫦娥否？」梅三姐搖首曰：「那范夫人操凜冰霜，治家清肅，范小姐又端莊靜一，尋常不肯輕易一笑，昨日因錢夫人力勸，偶爾一游。料想重門深閉，言不及外，雖有良、平，無所用其智耳。」愍公子聽說，悶悶不怡，以手摩腹繞廊而走。心如道：「重賞之下，必有勇夫。公子既圖好事，何不先送酬金？」愍公子忙取出五兩一錠送與梅三姐，梅三姐推卻道：「無功可居，何敢受賜？」口中雖說，然見了一錠紋銀，未免心動，便又轉口道：「銀雖權領，不知尊意必欲如何？」心如道：「我聞牽引幽期，必須投其所好。故慕利者，可餌之以珠玉；懷春者，可誘之以風情，今范氏子生於宦族，則非財貨可邀。性既端貞，亦非淫邪可入，只須三姐早晚往覘，俟彼稍有動靜，便來回復，那時我自有計。」梅三姐欣然領諾而去。

俄而四月已盡，將屆端陽，梅三姐杳然無回信，愍公子不勝焦躁。忽一日，將暮，聞扣門甚急，急忙開視，則梅三姐也。訊以所託若何，梅三姐道：「莫訝久無回報，只因彼略無動靜耳。近錢老夫人以城居暑熱，特邀范夫人母子移住尹山園房，日昨妾往訊候，值范夫人有恙，卜於巫者，巫者云：『必於十八日，賽於五郎，方愈。』有此一事，特來回達。」心如大喜道：「果如爾言，那范小姐在我掌握之中矣。」愍公子忙問計將安出。心如道：「彼既事神，我即假神以惑之。那尹山，乃郊曠之地，而賽神必至於夜，更煩梅三姐假以探疾，先至其家。我這裏只用數人，俱以殊墨塗面，選一身長而力巨的，衣以緋袍，扮如五郎模樣，將至黃昏時分，潛匿園中。當迎神之際，鈴角既喧，人又散亂，此時梅三姐暗中潛出，關會小姐所在，衣緋的排闥直進，背負而走。彼即知之而不敢追，即追矣，見此神形鬼狀，必不敢近。我這裏預先收拾行李，覓一快船泊岸，俟小姐一到，連夜開船，載至秀州，又於鴛湖左近，賃一所園房住下，直待范氏心諧意允，然後攜返臨安。人問時，貽以姑蘇娶來之妾，豈非神鬼莫測，而且易於反手，此計何如？」愍公子聽罷，哈哈大笑道：「妙計！妙計！」原來蘇俗祀神最以賢聖為重，相傳五月十八，乃其生日。其齋也，必用饅頭，及三牲蔬果之物，巫者唱誦神歌，一人發喉，數人和之，其聲嘔啞可聽。及至椒酒屢進，則又搖枝吹笛，與作樂相蔽。蓋其風俗然也。梅三姐既受

約而去，又託常不欺，先住嘉興尋寓，其餘自有跟隨僮僕，依計而行，不必細話。

且說老夫人的別墅，在盤門之外，離尹山猶隔數里，其園雖不十分寬敞，也有四房繡闥，竹樹亭池，洵為避暑之所。那范夫人因冒風邪，染成一疾，老夫人平素佞鬼，便令巫者卜之。巫者附會其說，以為觸犯神怒，必須虔誠禱禳，不然，疾未能已也。卜未幾而疾瘳，愈信神祐之力。於是廣備醴牢，至十八夜，巫者登場，持鈴而謳，小姐焚香於庭，二夫人自在前廳閑話。其餘僕從，俱繞場而觀。

此時憨公子所遣之人，已撬開園扉，分匿林蔭，手持瓦礫，向空亂撒。眾人驚喊道：「有鬼！有鬼！」巫者亦戰栗不寧。俄而衣緋者，暗與梅三姐關會，直趨中庭，背負小姐而走。諸匿者，或作鬼號，或拋泥礫，披髮執仗，隨後而趨。所以小姐雖極叫呼，而僮僕等，俱股慄心悸，不敢向前。及紅葉飛報夫人拘喚眾人追趕，而珠娘已載入舟中，峭帆風迅，去之久矣。

憨公子因以心如所囑，不可造次，遂獨放小姐於中艙，自與心如坐於艙首。珠娘惶駭不測，將欲赴水，怎奈防守甚多。是夜風便，黎明即抵南湖。時常不欺已賃下陶宦的園房一所。那管園馮二，只有夫婦兩個，年將五十，俱是揚州人氏。憨公子忙央馮媽扶起珠娘，已哭得眼皮紅腫，喉干聲啞。憨公子乃同心如道：「設或小姐不肯順從，教我如何答話，如何勸諭？」心如便教以如此如此。憨公子方纔進前相見，珠娘叱之道：「汝等劫我至此，意欲何為？」憨公子道：「特慕小姐豐姿，願為夫婦耳。」珠娘大怒道：「我乃宦家之女，豈與爾等鼠狗為匹！我頭可斷，我身必不能污也。」憨公子道：「我乃杭州胡伯雅尚書之孫，御史之子也，不為辱沒了小姐。」珠娘厲聲道：「卻不道使君有婦，羅敷有夫？爾父爾祖既為顯官，爾乃作此盜賊伎倆，真犬彘也！」憨公子道：「汝已在我彀中，若不從順，只怕插翅難飛，徒自苦耳。」珠娘低頭暗付了一會，便笑道：「爾既要為夫婦，妾亦不能違逆，但爾我俱是名家子女，豈可草草苟合，必須置辦香燭，喚一債相，成了合巹之儀，方協於飛之願。不然，妾寧死不從耳。」憨公子大喜，忙與心如說，遣人置備各色，珠娘又以髮亂，催取梳具，及捧進梳匣，內有裁爪利刀，珠娘回顧無人，淚流滿頰，低低嘆道：「我亦不難一死，只可恨錢郎盟約成虛，父母勤勞未報。罷罷！若再遲延，必遭奸賊之辱，我寧作貞魂，游於地下耳。」乃取刀向頸一刺，血濺如流，登時身撲，憨公子已令人點香燃燭，進內催喚，只見珠娘死在地，睨而笑道：「痴人！痴人！把性命如此輕賤耶？」趨告心如。心如大驚，急向房中看驗是實，乃道：「三十六著，走為上著。」遂與憨公子開了側門，驚竄逃走。管園馮二喚到債相，等候多時，自往裏邊呼問，行李雖在，悄無聲息，掀開竹簾，忽見珠娘橫仆於地，急忙走出園扉，四野尋望，杳無一個人影，跌腳叫苦道：「這場橫禍，怎了！怎了！」正在憂慌，剛值常不欺走到，馮二一把扭住道：「是爾借房，今又殺人在此，爾須償命！」常不欺愕然不辨其故，被馮二扯進房中，指著珠娘道：「你瞧，你瞧！」嚇得不欺冷汗淋身，半晌不能開口，低頭呆看。忽聞珠娘喉中哽咽有聲，以手撫額，猶覺溫暖，忙與馮媽扶起在榻，以湯灌下，須臾甦醒。

原來小姐力弱，外邊皮肉雖傷，不曾損內也，是命不該絕。常不欺被馮二羈住不放，只得延醫調治。將及半月，漸漸平愈。珠娘始以不欺等假鬼行劫訴與馮媽，因懇求道：「若得賢夫婦送返姑蘇，當以金帛重謝。」

馮二夫婦始初道是憨公子所娶之妾，至是方知搶劫來的，便假意要將不欺送官究治，不欺慌了，連夜遁去。

要知馮二肯送歸小姐否，且聽下回再表。